

◇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欲望成人

有一种欲望是人类无法穿越的，它就像大海深处的冰山，一动不动，过往的航船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它撞翻，悄无声息地湮没。

也许时间已经很久了，许多记忆都不能重复，然而有一种记忆任何人却不能忘却，那就是我们都是在完美的理想中长大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理想在不断地摧毁着我们，虽然没有被击倒而实际上却是坍塌了，成为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。这时若刮过一阵风，落叶纷飞进入秋季，终于会迷乱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。现实往往会很轻易地将一个人击倒，面对过去的理想，我们只好重新爬起来，重新回味过去那种豪言壮志。的确，人类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自我，才能找回自己的家园。

那么，家园在何方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没有太多的思考，面临的生存问题在时时刻刻纠缠着我，折磨着我。我如一棵被藤条缠绕的树，无法伸展细枝末叶迎接奔我而来的阳光，去吐露芬芳。我一面迈着沉重的双脚，一面回想着往事，有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已进入老年，缅怀过去是我唯一的寄托，然后我从噩梦中醒来，必是大汗淋漓。这种虚脱的空洞促使我产生一种恐惧，似乎触摸到了边缘上的绳索，使我摇摇欲坠。那段日子，我害怕极了。我毫无知觉地期盼着四周，高楼大厦，车如流水，人海茫茫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实在没有一点点时间去思考生存之外的一些事情。

苍老在一步步地逼近着我，让我措手不及。

终于等到了某一个时刻，这个时刻潜移默化地使我有了一股巨大的、无法抑制的、逐渐膨胀起来的兴奋，来回流动在我的躯体内。我站在一个点上克制着呼吸，看着另外一个点，那个点一直在发出一种更诱人的亮光。这个亮光就是欲望，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，它在引诱着人，也在造就着人。

这个时刻多么令人心跳不止，橘黄色的灯光打在一本书上。这本书是友人找来的，拿来时，他冲我神秘地眨了一下眼，随后扔给我，拍拍我的肩头撂下一句话：“嗨，这篇散文你好好看看，绝了。”说完径直扭头走了，望着他汗斑斑的背影，我想，我们都有一种欲望。

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《我与地坛》的，不长也不短，一万多字。读着想着，却让我好似度过了几个世纪。书中的我（作家史铁生）与地坛十几年了，一如故友，他和那里的亭子、花鸟、树木在静静地进行着心灵的畅谈，哪怕是一瞬的分离也会让他坐立不安。他在地坛终于看见了母亲，看见了欲望，看见了人。他忍不住说：“人的名字叫欲望。”那种隐隐的惆怅折磨着史铁生，“要是有些事我没说，地坛，你别以为是我忘了，我什么也没忘，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不能说，也不能想，却又不能忘。它们不能变成语言，它们无法变成语言，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。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，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，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：心与坟墓。”人的确在一生里为自己时刻准备着死的节日。这种思想同时还表现在史铁生的短篇小说《命若琴弦》里。

在这种静寂的夜里，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。我在想象的一端平静地设想着地坛的模样，十分清晰，时时远远地走来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，他不停地走着。十几年了，他坚如磐石地守望着地坛，守望着自己的家园。

我时常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困扰着，时常会懵懵懂懂地想着一些对别人来说无关紧要的事，然而对于我，它们却是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，正如迎接死亡的来临。让我高兴的是，在欲望或者永恒的另一端，新的生命又在悄悄地诞生。我仍然是我，不会成为别人。

在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寻找诱惑的启示下，我心静如水地坐着等欲望的到来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◇旧日味道

秋日豆角

伟大江

秋阳好的时候，可以在竹竿上挂一排豆角。长长短短，两头垂下，风过时轻轻抚摸着。刚洗过的豆角带着水，搭上竹竿，水珠顺着荚尖往下滑，在地上淌出零星湿痕。

菜园里的豆角尚未歇茬。架顶的新藤还在往上探，叶间开着浅紫的小花，底下的老叶却已泛黄。豆角藏在叶背，有时只露出一截，拨开叶子，才见一挂长荚。嫩的适合清炒，荚肉厚实的可以留来晒干；若等到表皮发白，豆粒一颗颗硬鼓起来，便老了。晒菜也有它恰好的时候，并不是老了不好吃了才拿去晒的。

鲜豆角的好，在于脆嫩。切成小段，与青椒同炒，出锅仍是清清爽爽的一盘；整根煮熟，截短，拌蒜泥与香醋，吃来又是另一种利落。晒干以后，它便不再走这条路。水分褪去，荚身收紧，须得进汤、入锅，经过一番慢炖，滋味才出得来。



◇信笔扬尘

街角便利店

杨文媛

雨夜的晚风裹挟着凉意，让夜归的人更加饥肠辘辘。淅淅沥沥的雨幕里，街角便利店的灯光格外澄澈明亮，刺破沉沉夜色。

便利店是藏在快节奏人海中的歇脚处，默默陪伴我们度过许多或平常或深刻的日子。我曾独自在北京求学，怀揣满腔热忱与憧憬，可这里从来不乏步履匆匆的追光者，挫败与迷茫总是悄悄击溃情绪，让人心生疲惫与彷徨。所幸大街小巷的便利店，永远为奔波失意的人，亮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

我常在多个丧气郁闷的雨日，坐在便利店里一边看窗外风雨狂躁，一边吃得大汗淋漓；也曾在天光澄澈、云絮轻柔的好天气里，打开冰柜，在五颜六色的饮料里挑选自己喜欢口味，

坐在窗前啃三明治，温习笔记，俨然一副认真向上的模样；也曾晚课后，快步冲进店内，拿走锅中最后两串热气腾腾的关东煮。双手抱满零食与饮料，推门走出的瞬间，晚风的寒凉尽数消散。那些藏在缝隙里的温柔细节，全都与街角的便利店息息相关，温暖着步履匆匆的我。

后来我并未如愿留在北京，回到家乡小镇，步入工作，满心失落。那时小镇的便利店并不多，且不通宵营业，少了随处可见的烟火暖意。我以为，再难找到可奔赴的温柔港湾。直到近些年，小镇陆续开了很多24小时便利店，让小镇的深夜，多了盏不灭的灯火。

无数个加班结束的夜晚，夜色深沉、街巷静谧，唯有便利店灯火通明。推门而入，整齐的货

架，肉块先下锅煸出油，加葱姜、酱油炒香，添水，再放豆角。汤溢起来，转小火慢炖。起初，肉是肉，菜是菜，各有颜色，各有气味；炖得久了，豆角渐渐舒展开，油脂和肉汁浸进去，颜色深褐发亮，锅里的香气也混成了一股。鲜豆角炒得稍老，容易软塌，豆角干却经得住炖。夹起一筷子，荚身柔软而不烂，入口仍有些韧，嚼着嚼着，才尝到干菜的醇厚。细小的豆粒藏在荚内，咬在嘴里是微微发粉的感觉。肉不必放得太多，有上那么几块借味，一锅豆角便足以佐饭。要是再盛上一勺汤汁拌进热饭，饭粒也会带着干菜香。

不放肉，也能做出好滋味。泡好的豆角切碎，配几朵香菇、两块豆干，加油炒透，略添水焖一焖。收汁以后，咸香耐嚼，可以夹馍，也可以拌面。它不大占菜篮的位置，却能把一顿寻常饭食撑得妥帖。

秋日菜市仍热闹，辣椒红，茄子紫，新藕带着鲜，鲜物并不缺。豆角干摆在其中，褐褐的一小堆，实在不显眼。等天冷了，窗上蒙起白汽，砂锅里咕嘟作响，它的好才慢慢显出来。揭开盖，豆角吸足汤汁，沉甸甸地压在筷头上，早已不是秋阳下那副轻飘飘的模样。

秋晨
汤青摄

架，冒着热气的熟食、柔和的灯光，消解了所有的疲惫与焦灼。我会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挑选一份热食、一杯热饮，静坐片刻，独享深夜里的松弛与安宁。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，和我在北京无数个日夜感受到的慰藉别无二致，温柔治愈，抚平所有疲惫。

我也曾常常疑惑，要在琐碎平淡的柴米油盐中寻觅生活温柔，是否太过矫情。我久久没有答案。为此，我尝试茶艺、烘焙、写字与拍照，刻意追寻生活的诗意与美好。可辗转过后才恍然发觉，生活的美学从不用刻意探寻。站在满满当当的货架前，慢慢挑选心仪食物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种朴素的美好。这街角灯火不灭的便利店，深夜不落暮的温柔守候，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，是小城送给每一个晚归、奔波、失意之人的温柔心灵。它温暖了空腹的肠胃，更治愈了疲惫的灵肉。

便利店的烟火，兼容百态。这里是独处的静谧角落，安放无人知晓的疲惫失落；也是人间热闹的小小缩影，藏着温暖美好。身为寻常俗人，我始终偏爱这股热气腾腾、烟火满满的美。

着，一位老人坐在门口，没敢过去打扰，沿着小路往后山走，海子的墓就在那里，不高，花岗岩小碑刻着“海子墓”，碑旁是两棵翠柏，再往外，是一片一片的田。

墓前很干净，有人来过，堆着一些酒瓶，几束花，已经蔫了，还有一张海子的照片。我坐在旁边的台阶上，拿出带来的那本诗集，翻了一会儿，起来绕着走了一圈，看四川、看骆一禾的悼文，看那些写给他的文字。

坐在那片土地上读他的诗，和坐在池州客厅里读，感觉确实不一样。字还是那些字，可字底下的东西变了——它们不再只是纸上的意象，而是从查湾村、从蝉声里、从那片真实的土地里长出来的。

我一直觉得，法律的严谨和诗人的浪漫，在海子身上不断地拉扯，撕裂着他本就脆弱的灵魂。他十五岁考入北大法律系，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**学**教书。法律要求逻辑、秩序、证据、严谨；而诗要求跳跃、想象、越界、燃烧。这两套语言在他的身体里同时运转，不是轮班，是同时。这种撕裂不是惨剧，是日常。他把所有的苦难和孤独，都揉进了诗里。

也许正因如此，我才需要一次次地读他。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都复活。而第十一个海子——那个坐在田埂上翻诗集的、那个在暖黄灯光下忽然发冷的、那个从池州开了一个半小时车去看他的——就是我自己。

那天在查湾，没有风，我在那里待了很久。直到太阳开始偏西，田里的光变得柔和，我才起身往回走。走出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我把那本白色封面的诗集收进包里。

蝉声依旧吵闹，不过心里渐归于宁静。

今夜，我不关心任何人，我只怀念你。

◇人间小景

初到柳青小学

李硕

今年是我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。此刻站在办公室外，看着教学楼旁那棵枝叶间已悄然绽放星星点点的老桂花树，似乎已能闻到淡淡的花香。说实话，得知要调至柳青小学，我是有些许忐忑的，早闻校内任教的都是治学严谨的女教师，独我一个男教师，心中不免发怵。然而真正踏上柳青小学这片土地后，顿感受宠若惊。李校长十分热情，亲切地和我打着招呼，说她们一直希望上级补充一名男教师过来，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字，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会上向众人介绍时，她还笑着戏称我是“校宝”，叮嘱大家要多多爱护。这下，叫我不由得赧然，心中涌起阵阵暖流。

李校长年纪不大，戴着黑框大眼镜，身材娇小，一头乌黑的秀发扎着一条麻花辫搭在胸前，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甜甜的微笑，宛若一朵清新透丽的白荷。人们常说第一印象十分重要，初次来到柳青小学，李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股真诚，那份热情，实实在在打动了**我**。

我承担的是教务主任这一崭新角色。对于一个21岁、正处于职业成长期的青年男教师而言，这份担子必然是一次挑战与磨砺。有压力才有成长，这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必经之路。聆听完李校长真情流露的讲述，我很快便对柳青小学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内心满是触动。

我想为这所学校做点什么，尽我所能地为他们做点**什么**。

初次来到班上，全班16名同学，6名女生，10名男生，孩子们三分陌生，七分热情，一口一个李老师让我的心中满是温馨、甜蜜。看着他们烂漫、天真、淳朴的模样，仿佛和记忆中十几年前那个小小的身影逐渐重叠。偏远山区农村教育资源落后，学习条件相对有限，班里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，让人既心酸又无奈。我时常提醒自己，一定要以加倍的爱心、耐心、责任心对待他们，用情用心呵护他们快乐成长。

他们课上课下都喜欢围绕在我身边，很快我们便熟络了。其中有一个小男孩，聪明可爱，上课却总是大喊大叫，影响课堂氛围。起初我只觉得他是上课积极活跃，后面渐渐发现，他是缺少引导，缺乏纪律意识。我第一时间找到了他的母亲交流了这件事情，并说出了我的教育想法，她的母亲态度恳切，表示完全支持，这让我很是宽慰。良好的沟通是家校合作的前提，在工作中，我始终坚信家校共育的理念，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多方促进。后来通过和其他同事交谈，方才知道，这个孩子的家庭情况令人怜惜。像他这样父母分开，自己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的孩子，我已经遇到过不下五个。

教师节前，微信工作群里新转了一条县共青团的教师节征文消息，上面写着原创小诗也能参赛，我突发奇想，利用课后服务时间，带孩子们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原创小诗。他们一听说要写诗，非常兴奋。用最纯粹、最真挚的笔触，以诗歌的形式，表达了他们对老师满满的敬意。在他们心中，老师是一束光、是一盏路灯、是一轮暖阳……照亮他们人生的道路，鼓舞他们走出大山，追逐梦想。

其中有一首诗歌是这样的：

魔术师

他变成老黄牛
不知疲倦地教我们学习

他变成导航
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指引

他变成避风港
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安慰

谢谢
谢谢——
这位变化无穷的“魔术师”
衷心祝您，节日快乐！
每一朵花都是奇迹，每个孩子都拥有巨大的潜力。孩子们最朴实无华的作品，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。蜿蜒连绵、层层叠叠的大山困不住他们的梦想，他们是东升的旭日，每一分光，每一分热，都永远值得被期待。

山风轻轻抚过柳青小学的教学楼，桂花树摇曳着枝叶沙沙作响，这是它扎根在这里的第十几个春秋。站在和它同一片热土上，我立下一个决心：尽我所能，为他们做出一份贡献。

